

新书推介

2012年4月,《天涯》杂志联合上海世纪文睿出版了一套三本《天涯书系》——《岁月的沙漏》、《从西到西》和《失落的乡村》,让远在海南的《天涯》杂志再度受到读书界的关注。

# 祛魅的世界无比荒凉

## ——写给《天涯书系》

文\本刊特约撰稿 孔见

如果考古的结论值得信任,人类的存在已经十分古老,祖先们在地球表面的活动延续了数百万年时光。在浩茫而无法记忆的日子里,他们一直以采集、游牧或农耕的方式,生活在自然的荫庇之下。他们奉大地为神圣母亲,以谦卑的姿态承接造物之恩泽,并对其充满敬畏与感激之情;他们与植物一起生长,分享它们的果实;他们的生活与太阳同步,随季节流转,从泥土中来,又回到泥土中去。在他们的眼中,人的生活是大自然浩荡流程中的一条涓细的支脉。

发端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市场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实惠,也大大改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营似的生产方式,密集的群居生活,得寸进尺地离间大自然与人之间关系,把生产乃至生活过程与自然流程分裂开来,人的存在也从深邃的自然背景中析离出去,沦为一种没有根源的、荒谬的存在。随着生产过程对自然流程破坏程度的加深,原来作为自然之子依偎在大地怀抱里接受哺育的人类,反过来吞噬其母体,使之变得愈来愈羸弱与丑陋,丧失其令人敬畏的神秘性。而脱离自然母体的孤独个体,最终成了繁复政治经济关系的纠结,在利益计较与权力竞争中耗尽心力,过着匮乏灵性、与诗意的生活。

与大地同时被祛魅的还有天空。随着在社会生产中作用的不断凸显,科学对世界的解释被合法化、权威化,成为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给接受驯化的人们洗脑。在科学描绘的图景中,浩瀚天穹里的

无数天体,只是一场物质爆炸的碎片,它们在力的作用下莫名地运动着。于是,就像尼采所描绘的那样:诸神退隐,上帝死亡。今天,除了天文学家,人们不再仰望天空,他们回到大地,在滚滚红尘中埋头经营自己的世俗生活,不再寻找形而上的意义,不再过问生命的何去何从。对造物的仰止之情已经被对货币的膜拜所取代。在繁杂吵闹的街市上,卑躬屈膝地捡拾一枚枚铜板,然后爬上喜马拉雅山冰清玉洁的顶峰,昂首挺胸地踩上肮脏的一脚,这就是许多成功人士和当代英雄们所干的事情。

诚然,充满魅惑的世界令人恐惧,但过度祛魅之后,世界变得无比荒凉,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生命的灵性也失去滋养,成为一种枯萎的存在。而狭隘的进步观念,怂恿我们以背叛过去的方式来建构未来,以毁坏自然的方式来兴盛人文,从而走入一条越来越偏狭的道路。现代化的进程大刀阔斧地删节人类生命的诗意传奇,许多极具想象力的叙事版本正像野生动物一样相继灭绝。由于不断加剧的离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濒临破裂,灾难与末世预言此起彼伏,日益真切,令人惶惶不可终日,仿佛人类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田园将芜,胡不归。在如此严重的时刻,静下心来品味一下与阳光和水同在,与草木一起成长的经验,阅读正在被删除的生活叙事,即便不能一时扭转排山倒海的局面,也能够给我们心灵些许的慰藉与安抚,让我们一起在晚霞中结伴踏上回家路。[图]



《岁月的沙漏》封面



《从西到西》封面



《失落的乡村》封面

# 名家荟萃《天涯书系》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当时间成为效率的标尺,我们在何处眺望流逝的时光?当生命在文化失语中变成单色,我们如何定义生活的轨迹?当乡村遭遇城市化冲击,我们如何安放诗意记忆?《天涯书系》三卷本,从不同侧面回应了所有这些疑惑。

《岁月的沙漏》一书集结阎连科、蒋子丹、笛安、林那北等名家散文随笔十余篇,他们或是截取生活中人事的某个难忘的片段,或是叙述一段成长的经历,甚或将个人经历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时时夹杂着切肤的疼痛感,读来颇令人动容。

《从西到西》由于坚、刘亮程、杜爱民、沈睿等当代名家以质感的文字,谱写西部牧歌,重燃遗失的生命光芒。作家们各自走在朝圣的路上,他们用掷地有声的文笔,或是呈现自然景观,或是表达人文内核,或是描述心灵成长,带领我们一览异域风采和他者的生活世界,让人神往。

《失落的乡村》荟萃了几代人对于“乡村”的记忆与展望,既有对千百年来乡村自然生活的赞美和感叹,又反映了在当下城市化节奏不断加快的情境之下,乡村世界遭遇的冲击以及对人事逐渐消逝的留恋与无奈。

《天涯》杂志是国内目前最负盛名的人文精品刊物之一,它以追求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办刊理念,提倡“大文学”、“大文化”的办刊方向,吸引了国内众多有识之士。国内一流的社会学家、人文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纷纷加盟杂志的作者队伍,使之蔚为壮观。杂志的读者则是遍布在国内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及政府重要决策部门、企业管理研究部门等的专家、学者、行政及企业管理人员,和数量庞大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具有社会和人文关怀的人们。《天涯》杂志已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个备受关注的品牌。《天涯书系》的出版,无疑是《天涯》杂志办刊精神的延伸。[图]

读书札记

夏日炎热,总是懒得出门,在家静读,享受的是不一样的风景。这说起来简单,却也颇难,毕竟很多书,是不足以消夏的。不过,这也有例外,比如最近在读的伍立杨自选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通泰顺畅,如沐清风,简直是美不胜收。这自选集分为四部:《兵谈》、《美谈》、《史谈》和《艺谈》,看似繁花,实在是更多的书生意气,但他又不迂腐,谈的问题深刻而又富有美感,让人击节叹赏之余,还能回味再三。在那字里行间,竟然蕴育了怎样的情感,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先说《兵谈》,可以说是一本民国军事史的百科全书。在伍立杨的笔下,民国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年,活灵活现,趣味横生。作者潜心研究民国史多年,对民国历史洞若观火,既能提纲挈领一展民国军事大脉络,又能从细小处着手,以文人的视角审视民国军事,更显理智与冷静。看似无关的小细节,他却着力挖掘,看出不同的大世界。这一种观察让历史更为生动、鲜活的同时,也更富有生命力。其实,我们读史不正是读出跟通常意义上的记录不一样吗?而《美谈》结合了权术、美学、面相学等多种知识,揭示了美与人生、相貌与成功、面相与命运之间潜在的关系,这既是传统美学的一部分,亦是当下的生活美学观照。作者伍立杨被誉为“现代文言的实践者”,在书中他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古今中外的审美观念以及审美准则相结合,以自己犀利毒辣的眼光——审视人类历史上相貌传奇,鞭辟入里地提炼出一眼识人的艺术,兼有文人情怀与现实指导意义。

至于《史谈》,伍立杨更是行家里手,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也好,看大历史的小切面也罢,都能看出不同的问题所在。这可谓是最真实的历史人物风云录。作者伍立杨长期研究民国史,查阅大量第一手民国人物资料、回忆录,去伪存真,将数百位历史名人众生相一一还原。还是最辛辣的民国生存与谋略大公开手册,这里不只是历史真相,更有真相掩盖之下的硝烟与争斗,无论是乱世还是盛世,他们总有自己独到的保全手段。在这一点上虽然不似《官场现形记》,却一样给人以警醒。《艺谈》里所收的文章涉猎广博,溯古延今,内容有浩瀚宇宙、文人智慧、书影梦影、语人文、名著品评、诗文鉴赏、译文研究、书画篆刻等。伍立杨当然不是仅仅在书中谈论艺术的种种,而是将生活放大到艺术的境界去观察,自然就能看出不同的境界,这一种自觉是源于对艺术的热爱。

这一套伍立杨自选集可谓是在各个领域研究的总体风貌再现。当然,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在当下的作家自选集中,能做出这一种风格(不追求大而全),也是异数。毕竟作家自选集并非全集,因此需精当,而又富有内涵,在这一点上,伍立杨自选集打破了作家的陈规陋习,将写作继续延伸,在看似文字冷酷的表情之下,其实是有一颗温热的心,读人读书读史读美,都能信手拈来,这让我想起时下许多看似温热的表情,其实透着的是一种世事洞明。伍立杨去除了那一种人人都看得明白的智慧,却走得更远,他让观察变得有趣起来:他看晚清变局,看民国疯狂(而说民国史者,由痴人说梦转为戏说臆想,痼弊深矣,徒饰虚文,无补实际,尚不知将伊于胡底,是以迷惘不得不然耳。),都有独特的视觉,这亦如流沙河先生所说:“立杨读史,一展书生本色,使人相信天地之间确有一脉正气不绝如缕,由古联今。这不就是黑格尔说的‘绝对精神’吗?”

读这样的书当然不是寻求快意江湖,亦如伍立杨在序言中说,有时候静坐思维,与时光共老,看芭蕉又绿,心境空漠,寐不交睫。偶有浅梦,也必是买芒鞋竹杖,向故乡的千山万山深处,一片蒲团,了此三千大千世界。正所谓“交寡深深怀旧地,变多渐渐悟浮生”。这一种心路历程岂不正是对历史的偏爱,从而细致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虽然相对于大历史,仍然只是片段,却足以让我们明了“头颅若许,岁月若驰,真不禁把酒问天,而欲一吐胸中抑塞也”,是有来由的。

读伍立杨,不是读他书写的夸饰,亦非是探寻新知的路径,更多的是在老路上探险,求得的是别样的风景。而这则让人看到了他的性情和挚爱,在我们戏说或大话历史的时候,还有一种声音值得我们关注,正是因为这平和的文字中让我们见证岁月比人悠长的生命,历史纵使有再多的谜语,终究会回归到“许多好看情景”(王学泰语)。[图]

文\本刊特约撰稿 朱晓剑

# 书香致远 别有风景



《伍立杨自选集》封面